



木木 女旦

L I N J I E

巴 波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7.7

5

装帧设计：何同斌

林 姐

巴 波

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—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413/16·插页2·字数95,000

1968年10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2版 1979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1,001—6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285

定价：0.39 元

目 次

医 道.....	(1)
静静的密林.....	(20)
搬 家.....	(68)
路 上.....	(87)
北上列车.....	(97)
林 姐.....	(111)
冰冰在想.....	(128)
未完成的帮助.....	(141)
后 记.....	(147)

医 道

容大夫下放到柳屯门诊部，几天来，心情好像是没有生根的浮萍，总是空落落地不踏实。

这种不踏实有些来由：比如，她从学校出来就当儿科大夫，十几年来没有换过医院，现在骤然来到一个陌生环境，颇不习惯。她的日常生活原是有条有理的，起居有定时，吃喝有定量，杂物放在一定地点，夏天穿白的，冬天着青的……。现在骤然过集体生活，感到一下不能适应。她的生活天地，平时除了家就是医院；假日里，天气好上公园，天气不好上电影院剧院。现在全是另外一回事，又离开了亲人，心里更是不踏实。

她的处世态度，求学时是埋头书本，掌握技术；当了大夫后，勤勤恳恳，累积经验，一心施展济世活人的抱负。解放后，经历了各种运动，耳濡目染，眼界开阔了一些，开始懂得了应该为谁工作和怎样工作。但也只是懂得而已。她仍是那个老态度，认定只要工作经得起挑剔，不发生哪怕是很小的医疗事故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她在政治上无所追求，因此学习理论，定不下心；开会讨论，很少发言；历次思想小结，从抗美援朝时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起，到一九五八年

的双反运动止，都是一个老问题：脱离政治，或是纯技术观点。尽管一方面这样小结，一方面又这样表白：“顾了这一头，就顾不了那一头，业务太忙啊！”

从业务发展的情况来说，容大夫的确忙。不过，不管怎样忙，她仍是沉住气，按部就班地过日子，该上班就上班，该休息就休息，一丝不乱。她已经四十挨边了，可是，眼角没有鱼尾，额上没有横纹，看样子三十都不到，头发乌亮，脸色雪白，再加上不苟言笑，令人觉得端庄中还有股冷气。其实，容大夫在家里，对丈夫，对孩子，总是像春天的太阳，兴致高时，还哼哼歌子，从《茶花女》中的《饮酒歌》，一直到时下电影名曲，都能哼一些片断；有功夫时，也看看小说，十九不离是看那些情节曲折的小说。只有这时，她接触的世界才比较广阔，也为小说中的辛酸或欢乐所激动。当然，她不是有意识想通过小说去认识世界，更谈不上为这个世界动手术；但是，不管小说中的消极因素或积极因素，都促使她更加觉得选择医道选得对。这个职业使她产生了一个想法：她不求于人而是给予人。因此，她认为她对世界只有义务，但这义务不是约束，而是她的最大自由。

她没有估计到，党对她的期望更高，希望她贡献出更大的力量，才让她下放锻炼。同时，考虑到她的岁数，又决定下放在农村的医疗基层单位锻炼。她呢，一直以为本单位业务上离不了她，从未想到下放会轮到她的头上。就这样，她第一次离开大城市，第一次离开家，第一次不依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现在，人到了柳屯，事情已成定局。听了各级领导对这

个山区所作的介绍，她在日记上归纳为三点：“第一，柳屯地处山区，生活比较艰苦；第二，这里文化落后，亟需有经验的大夫，尤其是儿科大夫；第三，这个门诊部乃是先进单位，对自己的锻炼是个有利条件。”日记写到这里，她想了想，又补充了几笔：“这个门诊部虽是先进单位，论人力，只有中级医士一名，还是主治大夫，其余数人不外是护理员、助产士，都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；论设备，病势稍重的，只有转院。”很明显，在这里，她应该是有所作为的。她不断地对自己说：定下心来！定下心来！一定要定下心来！

容大夫第一天应诊，碰到一个牙痛病人。牙痛跟儿科有什么关系呢？容大夫沉吟了。她察觉门诊部的医护人员都像在瞧着她似的。的确，这些年轻人都怀着一份尊敬的心情，一份求知的愿望，注意着这个城里颇有名望的儿科大夫。她们，不管是保健员或是助产士，甚至司药，对这个山区容易发生的疾病，都学到一些土洋结合的治疗本领。容大夫来到她们当中，她们很兴奋了一阵子，都决心要向她学到一些更高的医疗技术。比如，在换药桌边团棉花球的护理员小刘，只等一有机会，就要向容大夫拜师。现在，容大夫工作开始，小刘就更加留神注意容大夫怎么应诊。按常理，容大夫对治疗牙病，一般是知道用什么药的，可是她又怕病没有看准，耽误了负不起责任；又怕不是儿科的病例也治，开了头以后不好办。她灵机一动问小刘道：

“公社医院有口腔科么？”

小刘点点头。

容大夫松了口气，为病人开了个转院证明。可是，病人

不愿意，他说：“到公社医院是四十里，一来一去起码误两天工，现在正是打场的时候，谁误得起？”

口气硬，意见尖锐，态度直爽，这些容大夫都不在意。她知道病人是爱发脾气的，就尽量婉言解释：“耽误久了，治疗时间就会拖长，更不划算。”

病人低声地喃喃着：“早知道不行，我根本就不来，白误了半天工！”

容大夫仍不动声色，只是劝慰着，说什么有病还是应该治。病人不爱听，哼了一声，像是呻吟，又像是忍住怒气，站了起来。在一旁的小刘急了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以一种请示的口气问容大夫道：

“治这病有个土法子，试试看，行么？”

容大夫听了，觉得有伤自尊心，雪白的脸上一下升起红晕。可是，一转念，自己初来乍到，不摸情况；况且又是下来锻炼的，决不能让人留下话柄。便应了一声：“行！”

小刘瞧见容大夫答应了，很是高兴。

那么，护理员小刘怎么治牙痛呢？容大夫坐在那里，心里乱糟糟的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她调侃着自己：“这就是锻炼么？”打心底嘘了一口长气。不过片刻功夫，她却听见病人在感谢小刘了：

“简直像一下就把病拈走了一样！真灵！真好！我先给你贴张口头大字报！”

病人走后，小刘瞥见容大夫满脸困惑的神色，便天真地向她解释：“扎针。我的全副本领，就是学了这一手扎牙痛。”

这天晚上，容大夫按时上床，可是违反一向习惯，脑子

里翻腾着，久久不能入睡，白天发生的事，动摇着她长期以来的信念。她朦胧地觉得：所谓工作要经得起挑剔，是怎样的挑剔呢？不发生哪怕很小的医疗事故，还有什么事故呢？对世界只有义务，是什么样的义务呢？给予人，是谁给予呢？又是什么样的最大自由呢？这些都像一堆乱丝，理不伸，解不开。她又不愿理，又不愿解。最后，自解着，又叮咛着：这样不分科的一揽子大夫，要更谨慎一些。还在心底找补一句：这是锻炼啊！更不能出哪怕是很小的医疗事故！

不两天，柳屯门诊部根据秋收打场活茬紧张的情况，决定送医药上门，办法是分片进行巡回医疗。容大夫和助产士小江是一路。这是容大夫第一次到群众中去。一得知这个决定，她就设想着前途有很多关口：能不能走山道？能不能和农民弟兄同吃同住？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病例？能不能解决问题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？她设想得概念，答复也就不具体，只是在心里肯定：能！就这样上路了。

黑龙江山区的秋天，是多彩的季节：只见这里一片绯红，那里一片金黄；有的一片黛绿，有的一片草青。使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音响更是动人：这里虫声唧唧，那里鸟儿鸣啭；风过处有如海潮沸腾，无风时仿佛隐隐响着一曲交响乐。真是好一派天籁！更使容大夫陶醉的，是一阵阵扑鼻的清香，仿佛空气都是甜蜜蜜的。她感到从没有过的心旷神怡。她活了近四十岁光景，好像才第一次察觉祖国是这样美，这样可爱。她不由得失去了平素的矜持，兴冲冲地对小江问这问那。

“这是什么村？”

“柞树。”

“这个呢？”

“椴树。”

“这个呢？”

“红松。”

“啊！红松，是那种珍贵的木材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是什么鸟叫呢？”

“窠丽。”

“啊！是云雀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小江对这些景物却并不感到新奇，神情也就显得不那么热烈。她好像不大爱说话，对方不问，她就闷声不响。原来这个身材壮实，额宽鼻直，经常都是扣紧嘴唇的小江，童年时就死去爹娘。这个贫农遗留下的孤儿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苦难遭遇。解放后，由于党的关怀和教导，她才成了农村里出色的助产士。如今已经有着四年的接生经验，还是一个模范的共青团员。她的性子虽然沉静，可是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

走了二里地，容大夫就腿发软，微微有些发喘。小江轻轻说了一声“歇歇吧”，两人就在道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。歇了三五分钟，又动身上路。就这样三里一停，两里一歇，走了约莫十里地，容大夫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早已无心观山玩景，更没有兴致提问。这样，又走了五里地，好不容易才来到藏在山窝里的一个小屯子。

打场时节，屯里人少，留在家里的都是不能劳动的老年人，还有那么几个病号。小江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走路似的，不停脚地领着容大夫挨家串门。每到一户，小江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。她的脸上微带甜甜的笑，眼睛闪着柔和的光，仿佛沉浸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里。她话虽不多，但那么亲切。而人们呢，够岁数的称呼她为闺女，年纪差不离的就唤她做妹子。只要她一进门，就忙着烧水沏茶，摆出山果。这种热乎劲，连容大夫都感染到一阵阵温暖，也引起一种由衷的羡慕。平素，容大夫不苟言笑，她有意识地要保持作为一个大夫的尊严。现在深入到群众中来，她知道这样是不行的。她很想说话，却又苦于找不出合适的话题，像是突然失掉了语言能力似的。只有面对病人的时候，她才又恢复了这种能力。但这也不过是同一般大夫对病人的谈话一样，只能询问一些病情，叮嘱一些注意事项。身在群众之中，可感觉又在群众之外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容大夫有些发怵了。

一进入医疗工作，沉静的小江，每当容大夫瞧完一个病人，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提出一连串问题，比如，这是什么病？怎样判断？有哪些药能治？可能会转什么病？等等。这些提问，有的仅是一般常识，有的却是专门学问；问得天真，也问得认真。要解释得通俗而又中肯，也并不简单。可是容大夫见小江这么虚心求教，她也就乐于相助。后来不等小江询问，她就主动给她讲解，俨然是师生关系。容大夫一想到这个，就引以为慰，也甚为自得。

巡回医疗的第一天，小江带着容大夫借宿在一户贫农家里，睡的是对面炕。房主人招待得那么热心：一家人挤在南

炕，腾出北炕招待客人，还特地朝炕洞里加添了几把柴禾，给炕上铺了家里最好的被褥。对于主人的这一番殷情厚意，容大夫连声地表示谢意，可是，惟独对于睡对面炕，却感到非常别扭。使用别人的被褥，这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。临行时什么都想到了，怎么偏偏没想到带被子呢？难为她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一套对付方法：用手巾垫在枕头上，再用头巾蒙上被头，而且和衣而卧。总之，她尽量避免皮肤直接与被褥接触。可惜没有手套，两只手只好放在外面。就这样，她还是睡不踏实。她发觉被里又硬，又光滑，还有一股说不出的什么气味，最后弄得连呼吸都不自如了。她可一点不知道，这是房主人的新被，既没有任何人盖过，也从来没有下过水、抖过浆。这就是那种光滑感和蓝靛味道的来由。容大夫翻过来复过去，越疲乏越睡不着；炕上透过来的热气，她并不感到温暖，而是觉得全身都在刺闹。她折腾得一宿都没合上眼。和她并排睡的小江呢，倒头就睡，靠枕就着，呼吸均匀平稳，真是睡得又香又甜。容大夫不由感叹道：“还是年轻人好。”在贫农家第一宿的感受，促使容大夫给她丈夫写了一封长信。信末总结出一条经验：以后下乡一定要带被子。

容大夫第二天起床时，头晕脑胀。她很发怵，巡回医疗才开始，前面还有很多个相同的夜晚，不睡觉行么？中途再折回门诊部？不，打退堂鼓就意味着退却，也意味着锻炼的垮台！容大夫不会走这一着棋。要怎样才能做到像小江一样呢？她又苦于找不出答案。真是难啊！容大夫的眼膛微黑，脸色微青，嘴角仿佛有一道下挂的皱纹。这一天她很少说话，神气不是矜持，而是有些颓然。不过，临到工作时仍是认真

仔细，一丝不苟。只有这时，她才忘记了一宿的不快。

她医疗工作认真，得到农民弟兄的真诚欢迎。她越来越觉得，这不像城里那种大夫和病人的关系：有病求诊，病除了事；更有别于旧社会那种大夫和病人的关系：论钱看病。在这里，是这么一种人与人互相关怀、亲切而又质朴的关系。这种关系，天平量杯衡量不出来，别的任何物件，也都比较不出来。容大夫察觉这个，珍贵这个。何况农村多么需要比较成熟的大夫啊！然而，一想到对面炕和那一身的刺闹，仍是觉得别扭。她自认为是以献身的精神来支持自己坚持下去的。她的这种心情，小江没有发觉，也不可能理解。小江一心向容大夫学习业务，两人相处很是融洽。可是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却引起两人都有些疙瘩。

那是巡回医疗快结束的时候，在一个屯子里碰见一个难产妇。这个产妇发作了两天两夜，子宫已不收缩，小腹已不阵痛，她精疲力竭，随时都会发生险恶变化。小江曾为这个产妇作过产前检查，估计会难产，因此一再叮嘱她发作后要到医院才保险。可是，发作时，正碰上打场，从队里抽劳动力抬她上医院，产妇觉得耽误农活太大，就把问题闷在心里，结果闹成现在这步田地。生产队发现后，一面打电话给门诊部告急，一面扎担架准备送医院。在这节骨眼上，容大夫和小江进屯了。人们像遇见救星似的，簇拥着她们来到产妇家里。生产队长是个老年人，他以长者的身分口口声声地叮嘱道：“要保证母子安全啊！”

产科，是小江分内的事，她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。产妇家属还不放心，又追问了一句：

“没有问题么？”

小江没吭声，沉着地对产妇作了检查。产妇家属又急切地问道：“没有问题么？”

小江认真地答复道：“没有问题。”

这一家的老祖母说道：“好闺女，两条命都攥在你的手里啊！”

“你放心，一定保证母子安全。”

对小江的肯定答复，容大夫大不以为然。她把小江拉到屋外，以一个严师的口气说道：“保证母子安全，行吗？作为一个医务工作人员，怎能答复得这样绝对？”

小江不理解这话的意思，张大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对方。

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交代？”容大夫表示关切地说道，“这是要负责的啊！”

小江为要抢时间作好动手术的准备，她没有回答容大夫，就急匆匆地回到屋里。容大夫可懊恼了，她没想到自己的一番热心关怀，却被对方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她在心里这样说：“只图逞能邀功，人命关天全不当一回事。这样的年轻人啊！”

容大夫快快地回到屋里，那个老祖母问她：“动手术行么？”

容大夫绷着脸冷冷地回答道：“这要由……江大夫决定啊！”

小江愣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嘴唇只稍微动了动，又紧紧地闭上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她忙碌着，准备着手术用

的家什。

容大夫话说出口，也有些失悔。她不想伤人，却伤了人。这个裂痕得马上补起来，又悄声地问小江：

“要是碰上大出血，这里没有血浆，也不能验血型，输血的家什又没有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小江从容地答复道：“胎位正常，就是骨盆小，不会大出血的。”

“万一呢？”容大夫又叮了一句。停了一下，把早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，“我的意见是转院。”她本想说这样保险，出口的却是：“这样，条件会更好一些。”

小江却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到公社医院是五十多里，时间来不及；半道上有变故更挠头。还有，能处理的就用不着转院。”

容大夫不言语了。小江最后一句话，更引起她的不快。她只好呆在一旁，眼睁睁地瞧着小江给产妇打强心针，然后洗手，带好手套，举起产钳……。她着实为小江捏一把汗。她清楚助产学校是不会学这种手术的，但她却不知道小江在公社医院学过动产钳。她心里有一种沉重的感觉。她认为这种冒失，就等于犯罪，可她又不能前去阻止。她感到进退两难，说不出的烦恼。

仲秋时节，山区已经透着凉意，而小江的额上却沁出了汗。容大夫的态度，彼此的争执，产妇家属的期望，老队长的嘱咐，产妇焦灼的眼光，这个山屯，这间房子，这一切一切都丢到脑后去了。她的全副身心和精力都专注在和死神搏斗，她要从死神的手中，夺回两条生命。

容大夫瞧见眼前景象，开始心平气和起来，渐渐地，她觉得有一种崇高的感情在升华。要说是邀功，谁也不会担这样大的风险！不可能的，不会是这样的！想到自己那卑劣的想法，容大夫又是惭愧，又是难受。内心的歉疚，使她想上去助一臂之力；可是，在动产钳这个问题上，她无能为力。当她瞥见小江额头上沁出了黄豆般大的汗珠，才发现自己紧紧攥住的手心也在出汗。

小江又换了一口气，把嘴唇闭得更紧。她忽然从产钳上感到一阵生命的颤动，这时她仿佛平添了无限的力量。就这样，一个八斤多重的婴儿终于降生了。

容大夫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兴。她让小江休息，抢着做剩下来的一些杂事。两个人很自然地就和解了。回到门诊部，容大夫原来考虑第一件要做的事，什么洗头、洗澡、换衣服，等等，都变成次要的了。她首先去找门诊部的负责人，那个中级医士，门诊部唯一的共产党员王大夫，她向他汇报此行的经过和思想收获。她谈了很多细节，也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王大夫不过二十七八岁，生就一对剑眉，下颚圆圆的，显得英俊而又有些稚气。他处理事情深思熟虑，却不缩手缩脚；泼辣大胆，却不冒失孟浪。在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这种作风也就成了这个门诊部的工作作风。容大夫初到门诊部不久，王大夫就到公社去了；赶王大夫回到门诊部，而她又开始去外村巡回医疗。因此，两人接触很少。

谈话之后，容大夫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：“不知怎么，有一种力量促使我主动找党谈思想，可惜还谈得不够。”这

个“谈得不够”，指的是：她想到自己到门诊部一个多月，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上，有时不如小刘，有时又不如小江，其中有业务能力的问题，但也有不属于业务能力的问题。她一向认为自己是给予人的，包括帮助别人学习业务在内；而现在，不管有意无意，自己却在受教育。就是这个她一向所仗恃的业务能力；现在也发觉不是知道得太多，而是知道得太少。可惜，这些看法，她没有向王大夫谈出来。

这年冬天，柳屯门诊部管辖的地区和附近一带，发生了麻疹。疫情来势猛，蔓延快，几乎屯屯告警。门诊部采取了紧急措施，派人下屯和屯里的大夫共同进行防治。麻疹合并肺炎不断发生，门诊部进入了紧张状态。麻疹正是儿科分内的事，容大夫的确有些经验；可是治麻疹合并肺炎，门诊部却没有这种条件。比如，没有病床，没有氧气，唯一的办法只有转到公社医院，而且要转得快，才能抢救病儿免于死亡。开初，要转院，容大夫还担心别人的异议，事实却是没有等她提出来，王大夫就作了转院决定。一个病例是这样，两个病例也是这样。后来发生了一起耽误过久来不及转院，病儿致死的事，引起了门诊部的震动和变化。

就在这天，门诊部召开了紧急会议。王大夫提出了怎样打退麻疹的问题。他着重说明，这是一场严重的战斗，同时也是门诊部每一个人的神圣任务。他的话说得简短，分量很重，希望很大。他要求大家都来开动脑筋，出谋划策。

与会的人都在严肃地思考，会议室笼罩着一片沉重肃穆的气氛。容大夫觉得大家都在用期待的眼光瞅着她，而她作为儿科专家，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可是一想到要让自

已头一个作举足轻重的发言，她就不禁心头怦怦直跳。只是再一次和王大夫那热切的眼光相遇时，她才鼓起了勇气，说道：

“是不是可以这样做，马上通知下屯的人员，也通知乡里在各屯的大夫，凡是麻疹合并肺炎，都直接抢送公社医院治疗，必要时再请县医院支援。”

“这是一个办法，”主持会议的王大夫接过话题，“同志们想想，还有什么办法没有？”

护理员小刘却提出个问题：“公社医院的床位负担得了吗？”

马上有人附和：“这的确是个问题。”

“问题不在能够负担多少，”容大夫声辩地说，“抢救病儿的生命要紧，一定要保证及时治疗。”为了加重语气，她接着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关键问题是及时治疗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王大夫点了点头，说道，“现在就要想出一个办法，能够做到及时。”

有人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容大夫提出的办法，我看行！”

小江不安地挪动了一下，王大夫望着她说：“小江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
“我是在想，”小江也提出一个问题，“咱们公社地面宽，有的屯到公社医院，要走一百多里；而到门诊部呢，至多只有二三十里……”

容大夫听到这里，马上表示她所提的直接送公社医院，不是个办法。

小刘连声叹道：“唉，难就难在这里！”